尚書集注述疏

尚書集注述疏卷七

順德簡朝亮述

商書

高宗肜日肜音融

此訓體也。故經曰乃訓于王。高宗名武丁。稱高宗者。史追稱之也。經言祀昵。則禰廟之肜日矣。蔡氏曰高宗肜祭。史以爲篇。昵乃禮反與禰同

述曰。史記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此遷以爲追作也。書序云。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此序以爲當時之作也。今攷經曰高宗。稱旣崩之廟號。則遷言追作者。

是也。高宗肜日。非肜于高宗之日。猶所謂高宗諒陰也。金氏履祥疑祖庚肜于高宗者。非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雊工豆反

越于也。有者不宜有也。猶春秋書有鸜鵒來巢之類也。蔡氏曰。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鳴也。于肜日有鳴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祭湯者非。鸜音衢 鵒音谷

述曰。釋詁云。粵于也。越與粵通。說文云。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說文之義。不可以爲有之通訓也。然以言此經。則叶矣。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肜與融通。詩絲衣鄭箋云。商謂之融。宣八年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夏小正云。雉震雊。傳云。雊也者。鳴也。說

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記云武丁祭成湯從書序也蔡義不從之者以經有祀䄙之文也或曰此其祭湯而及禰乎蓋祫祭也非也祫祭則自契而下矣序言雉升鼎耳於經無文也大傳與序同大傳又云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野鳥也不能升鼎今升鼎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武丁内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大傳稱孔子之言其傳聞之信歟其稱祖己之言則傳聞之失也非經所謂格王者也孔子之言謂王之能格而稱其德也据經言之也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

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是於經何所据邪。其說蓋鑿矣。漢志又云。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或曰。南方火也。象五常之禮焉。故雉者文明之鳥。雉雊赤祥。失禮之符也。大劉之說。豈小劉所及乎。經言豐昵。殆其符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紀己音

格。蔡氏謂正也。蓋格其君心之非者也。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蔡氏曰。高宗祀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然後正其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述曰。史記以此爲祖己告王之言。非也。書疏引鄭云。祖己

謂其黨鄭亦意言之爾蓋祖己先自言其告王之意必有聞之者故史得而紀之也史記云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夫勿憂者豈格王之言乎孟子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趙注云格正也漢書孔光傳引此經而說之云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祖己者白虎通謂殷家質以生日名子殷帝有武丁殷臣有祖己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天於兆反

監視也典常也義者事理之宜也夭短折也中猶閒也言天視下民惟常其義義則降年有永不義則降年有不永非天短折其民民自閒斷其命爾大誓曰立功立事可以

永年。丕天之大律。蔡氏曰。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祖己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閒去聲

述曰。監視。典常。釋詁文。中庸云。義者宜也。義與誼通。鴻範云。六極。一曰凶短折。此反五福一曰壽而言。蓋言天也。廣雅云。不盡天年謂之夭。禮學記鄭注云。中猶閒也。大誓者漢書郊祀志所引文也。今詳逸文。蔡傳云。典主也。又云。祈年請命。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今不出之者。臯陶謨云。天敍有典。所謂天常也。有常則所主可知矣。大學云。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蓋天命以無常爲有常也。高宗祀豐于昵。與五時祀固不同也。書疏引鄭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今不從者。高

宗非愚者也。愒猶貪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台音怡

若順也。不順德則有罪矣。聽罪猶服罪也。孚信命告也。蔡氏謂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是也。如台猶柰何。乃曰孚命其柰何。則德何繇正乎。蔡氏曰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也。省息井反

述曰若順。釋言文。易艮象傳云未退聽也。謂未退而聽從。猶左傳不聽之謂也。凡有罪者。必聽從而後服罪也。孚命史記作付命。蓋聲之轉也。孚信。命告。釋詁文。中庸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董子所謂天迺先譴告之也。如台詳湯

暫疏。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昵乃禮反

司。主也。蔡氏謂王之職。主於敬民。是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蓋敬民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允。嗣也。天允者。天子也。昵。與禰通。近也。祀之近者。莫近於禰。馬氏以為昵。考也。謂禰廟也。言祖宗莫非天子。今常祀毋獨豐於禰廟也。○謹案禮緇衣稱兌命曰。民立而正事。言若今凡民。立汝之正事。即所謂正厥事也。兌命又曰。純而祭祀。是為不敬。言專大汝之祭祀。則反不敬。即所謂典祀無豐于昵也。祖己之訓。不亦猶兌命乎。漢書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蓋聽訓於祖己也。然祖己之訓。未

嘗有一言之鑿若漢志所稱鴻範五行傳者而惟以天之孚命爲言此春秋記異之遺所繇明也春秋記異以警其君而不言之鑿也若祖己者其殊於覩異不知信者矣其亦殊於察異不善言者哉後世可以觀矣遂去聲兌讀爲說弋雪反

述曰司史記作嗣或曰司者嗣之省文蓋古通也今從如字於文尤洽也皋陶謨云天工人其代之孟子云天子一位所謂天職也故於王以所司言之凡有所司皆其所主也詩羔裘毛傳云司主也釋詁云允嗣繼也則允亦嗣也馬義見釋文昵與禰音同其義通也詩泉水云飮餞于禰釋文引韓詩作坭其例也禰文從爾爾近也諸廟父爲近也釋文謂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釋詁云即尼也言即近

也。書疏引王言豐禰者。與馬義同。罔非天允此起下之辭。非承上也。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例也。蔡傳以典祀訓主祀。令不從者。典司同訓。於文未適也。祀禮有常。明不獨豐也。兌命。令詳逸文。引漢書者。杜欽傳也。孫氏謂通典稱賀循議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賀循之議。其本古尚書說歟。其卽馬鄭祀昵注歟。史記云。常祀毋禮于棄道。謂毋于棄道者以爲禮也。禮或當作豐。蓋盤庚尊禰廟而廢適長前王之祀。高宗以子繼父。亦不改焉。是棄道也。禮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高宗居喪盡禮。其于父廟祀亦必豐也。公羊何注云。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雉

雊之變。然後率修常禮。如其言則雉雊之變爲廟祀不序陽甲也。陽甲爲祖丁長子。雉聞雷則雊。於易震爲雷爲長子。缺長子之祀故有此變也。史記云。祖丁之子陽甲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盡盤庚兄弟四人襲爲君。而武丁則以子繼父也。禮器疏引許氏異義云。兄弟無相後之道。公羊何注云。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通典稱賀循議云。若兄弟相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也。又云。殷人六廟。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親盡。無祖禰之神矣。案此議則高宗當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一廟四室。共爲一代。至祫祭時兄

弟不異昭穆。昭則同爲昭。穆則同爲穆也。今攷孫氏言高宗不改盤庚者。亦意言之爾。於經無文也。且孫氏所據者。豈春秋之大義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云。躋僖公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云。逆祀也。穀梁傳云。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此三傳義同。蓋天子諸侯臣諸父昆弟。禮秩然矣。僖公者。閔公之兄也。閔公卽位僖公爲臣。閔公薨。僖公卽位。今文公祭廟。躋僖公于閔公之上。以臣踰君。所以爲逆也。其以父子親祖言之者。僖元年公羊傳云。臣子一例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然則兄弟相繼固異昭穆矣。君臣相繼之昭穆。猶父子相繼之昭穆也。國

語韋注據臣子一例言之是也范氏甯釋穀梁者徒以昭穆爲喻非也太與太通史記云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所謂九世者別兄弟爲世數也周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史記云帝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震死子大丁立大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此七世而隕也所謂七世者亦別兄弟爲世數也別世數則異昭穆異昭穆則

異廟矣。昭穆者非他也。宗廟之次也。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其相繼者皆昭穆也。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盡商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也。言六廟者。禮緯合湯廟言之爾。謂兄弟相繼。則一廟而同堂異室。此馬氏端臨之說。非曾子問所謂廟無二主者也。古者祭遷之禮行。雖兄弟四人襲爲君。不嫌於毀廟之不祀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鄭康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

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錄是言之。毀廟在祧者。不猶有壇墠之祭乎。壇墠之祭。遠祖之祧者行之。近親之不得已而祧者亦行之。皆禮之通其變也。非近親而遠之也。金縢言周公之禱云。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蓋三王皆在廟之近親也。周公於在廟之近親。而祭之壇墠。禮之變而正也。今於不得已而祧之近親。而亦祭之壇墠。亦禮之變而正也。以爲近親而遠之。何周公且行之邪。夫兄弟相繼。於殷禮爲經。於周制爲權。殷禮無徵。孔子旣傷之矣。然以詩烈祖疏稱古尚書說者言之。殷自契湯而下。惟三宗不

毀廟爾則其餘皆毀廟可知也周因於殷而損益之蓋壇墠之祭殆殷之遺也故言壇墠者不言其始於周焉若夫周制立適與殷禮兄終弟及以及王之終而後傳子者其制不同今既國統屢絕至於兄弟襲為君則國頻大喪百憂危懼亦祖考在廟之靈所深悲者也以視禮所謂喪三年不祭者不尤變乎迭喪者祔廟而創甚鉅惘變者毀廟而神罔恫國之大變不幸至斯猶得以常禮為安乎然而聖人之制終有以塞孝子毀廟之哀何也古者禘祫之禮行其毀廟羣主享四時之閒祀皆再殷或於五年閒也商頌序云長發大禘也其詩言元王相土以及於湯而伊尹阿衡亦與享焉則先王皆與可知也周頌序云雝禘大祖

也。其詩言烈考。以及於文母。與長發義同。則先王皆與可知也。通典引逸禮禘於大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其義也。文二年公羊傳言大祫云。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蓋禘者追享也。祫者朝享也。周官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注謂禘祫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是也。然則雖在毀廟。其閒享祀於廟者固亦隆矣。而尤有辯焉。春秋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云。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服氏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此据左傳言季氏者推之也。夫魯十二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也。哀於桓僖。非四親也。猶廟存乎。禮郊特

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則服義可旁通矣蓋未有言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故不毀其廟者也春秋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傳云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夫齊侯者靈公也自靈溯襄蓋八君矣非四親而廟存何也諂祭也定元年左傳云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成六年左傳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春秋皆書之矣今襄雖被弒安知非陳無宇諂祭而立襄宮乎蓋未有言襄與桓兄弟故不毀其廟者也江氏永云昭穆之世高曾祖禰不得過四親昭穆之廟不必其四也兄弟相繼則別立廟焉親未盡者廟不毀也親既盡者兄

弟昭穆同。則廟皆毀焉。江氏之說。遂以爲齊襄宮魯桓宮僖宮。其廟之不毀也。皆以兄弟昭穆同爾魯桓僖親既盡而廟存。故災焉齊襄親未盡而廟存。故獻焉。今如其言。以齊世家推之。襄繼以桓兄弟也。昭穆世同孝昭懿惠皆兄弟也。昭穆世同。靈公者。僖其高祖也。桓其曾祖也。惠其祖也。頃其禰也。襄與桓世同。則以爲四親廟存不毀矣。是其時齊有九廟也。今傳言襄宮而已。何以見其必有世同之廟乎。苟有之。何以獨獻於襄宮乎。何以齊侯不親獻而獻之者爲陳無宇乎。夫禮王立七廟。齊則九廟而踰之也。諸侯繼立。苟世仍惠之兄弟四人者。豈惟九廟已乎。此非諸侯之體也。天子自立廟。雖無所謂踰也。然攷之春秋。兄弟

相繼昭穆當異而不同旣異矣必易廟稱能無毁廟乎夫唐中宗者睿宗之兄也唐會要云開元四年别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祔睿宗於太廟通鑑唐紀同此後世調停未可以推先王之禮也故江氏之說春秋三傳皆無其義非三傳之闕也必古禮無其義也然則古禮有其義而春秋三傳皆言之者孰過於辯逆祀而異昭穆者乎異昭穆則異廟異廟則毁廟葢兄弟相後也故兄弟相後若可疑而無可疑矣周之懿王以叔父爲後則何不可兄弟相後哉史記云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若不以孝王爲後而異昭穆焉又將躋孝王矣可乎孝王於懿王雖叔父也實臣之也臣子一例此禮之權也

故喪服之禮。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蓋天子諸侯之禮。與卿大夫不同。天子諸侯。臣諸父昆弟也。故公羊傳言仲嬰齊者。以卿大夫而兄弟相後。妄同於天子諸侯。所謂春秋之失亂也。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蓋般者莊之太子也。稱子者未成君之稱。以先君未葬。亦未踰年卽位也。子般卒而以弟繼之者。閔公也。閔元年穀梁傳云。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緜是言之。況其在卽位之君乎。有受國而不繼之如父者乎。此春秋之大義。至精而無以易之者也。雖百世可知也。惜夫明之議大禮者。不据春秋而爭之也。惜夫後世之定大禮者。不据春秋而誤之

也。嗚呼。古之經術大矣哉。或曰。殷王之傳。父死子繼。於是乎兄終弟及。謂之及王。不稱嗣王。若漢書孔光傳所謂盤庚殷之及王也。故無逸云。自時厥後立王。其不稱嗣王。而稱立王者。統及王言之也。非也。及王者。後世禮家之稱。於經無文也。嗣王者。嗣立之王。其在立王。於義無別也。曲禮云。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云。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蓋天子諸侯之稱也。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儀禮經傳通解引逸禮。諸侯遷廟禮云。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然則禮明祝稱者。皆孝嗣之義也。無以諸父昆弟故而異稱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七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八

商書

西伯戡黎 戡音堪

西伯者謂周文王方爲西伯也。戡勝也。黎殷諸侯之國。說文曰。在上黨東北。鄭氏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内。是也。蔡氏曰。案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伐而勝之。祖伊告紂。史以爲篇。羑音牖

述曰。蔡傳云。此誥體也。非也。史之爲文。惟其所適爾。非必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然也。今据王有答言。祖伊有退言。豈

誥體已乎。亦後世傳體所緣別也。陸氏德明謂六體有正攝。皆非也。書疏詩二南疏引鄭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書疏引王云。王者中分天下。二公治之。謂之二伯。文王爲西伯。蓋不與鄭同。今攷周官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牧者王制所謂州伯也。伯者王制所謂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也。隱五年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此二公之制也。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此鄭据以爲州伯也。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蓋率其化也。豈所謂南兼者邪。詩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此化之所行。非牧之所兼也。詩旱麓毛傳言文王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此王據以爲二伯也。僞孔叢子稱子思述子夏之言云。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文王因之。此襲毛傳而竄之爾。雖然。經曰西伯。對東伯而爲名。王從毛傳。豈不然乎。呂刑云。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此異於八命作牧者矣。蓋伯昌作牧。亦天牧之例也。若夫詔牧者。其猶立政之訓牧夫歟。釋詁云。勝戡殺克也。則戡亦勝也。戡與堪通。釋詁云。堪勝也。郭注云。西伯堪黎。說文引作𢦟。謂殺也。以言此經言殺黎。則不辭。言殺黎侯。於經病添文也。漢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注云。黎侯國也。今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蓋紂圻千里之内也。鄭義見

書疏。蔡傳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繼爲西伯矣。今不出之者。文王戡黎。非武王也。黎與耆通。襄三十一年左傳云。紂囚文王七年。其不與左傳同者。戰國策云。拘之牖里之庫百日。蓋囚之者暫。非久囚七年也。牖與羑通。史記云。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竊歎。崇侯虎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又云。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人。皆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其不與史記同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

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蓋不言其以崇侯虎致囚也。縣是言之。所以致囚者不同。囚之久暫不同。則戡黎之先後亦不同。而言戡黎者皆同以爲文王也。戡黎未久。而文王崩。則武王誅紂。亦去戡黎未久矣。蔡氏言案史記者。以殷本紀而言。蓋小異於周本紀也。史記正義云。黧。一作美。蓋古通也。美界今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北。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者殷之世臣也。高宗之時有祖己。恐者懼周興則殷亡也。奔走以告。言其急也。祖伊之告。不斥言戡黎。而此特書之者。蔡氏謂史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

述曰。蔡傳云。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也。今不出之者。祖伊之邑。非有徵文。奔告非必自邑也。僞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今又克黎。近王圻。繇傳言之。是文王外事殷而內圖王也。論語稱其事殷之至德。何哉此傳之誣也。

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訖居迄反相去聲

天子者天之子也。所以君師乎民者也。特稱天子。欲王之思其實也。訖止也。謂止而絕之也。格人至人也。中庸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至人之謂也。詩傳曰。元龜尺二寸。蓋卜而先知也。先知者皆無敢知吉。蔡氏謂甚言凶禍之必至也。相助也。

述曰。孟子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此天子之實也。釋詁云。訖止也。格至也。中庸言禍福者。天命也。言善不善者。人事也。以人事而知天命之吉凶者。至誠也。至誠者。至人也。王符潛夫論云。尚書曰。假爾元龜。假古通格。蓋義同也。爾古作尒。蓋尒者人之譌也。曲禮云。假爾泰龜有常。言命龜也。論衡云。紂七十卜而皆凶。則惟言龜可矣。今從格人者。以易稱人謀鬼謀。必以人事先言也。引詩傳者。詩泮水毛傳也。釋詁云。相助勴也。則相亦助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不有者。言其心所無也。左傳曰。不有寡君。康安也。食者。民之所安。王不有安食。則不知所重民食者矣。箕子曰。多瘠

罔詔謂此也。此非天作之君以養之者也。虞度也。孟子曰。王請度之。蓋度之其心也。天性。天所命五常之理。而具於人心者也。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率循也。典者天性之常而人所循行。故曰率典。皋陶謨所謂天敘有典也。呂刑曰。伯夷降典。又曰。伯夷播刑之迪。蓋迪民率典焉。王不度天性。故不導民循行其典。此非天作之師以教之者也。三者皆天棄我之故也。皆淫戲之所致也。度徒落反

述曰。引左傳者昭三年文。康食。史記訓安食。釋詁云。康安也。莊十年左傳云。衣食所安。其義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鄭以不有自民言之也。蔡傳云。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蔡以不有自天言之也。然經言不虞

不迪者。皆自王言之。則不有之文。宜一例也。或曰此三者。皆自民言之也。今攷故天棄我者。承上文所謂訖我殷命而言也。此三者。卽上文所謂惟王淫戲之實也。三者君失其職。則民失其資可知矣。苟惟自民言之。豈祖伊所以危言諫王者乎。而於下文所謂今我民罔弗欲喪者。亦於義未融也。或曰詩臣工云。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詩烈祖云。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此其有康食者也。蔡反其義。則不有矣。經言天棄我。故蔡以不有自天言之也。今攷天棄我之故。以王淫戲而自絕也。則不有者宜自王言之矣。堯典云食哉惟時。王不有康食。蓋違農時也。故大誓數紂之罪云。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言其違時也。且以句例求之。豈不虞

不迪者。亦自天言之乎。天無使民不善者也。虞度釋言文。迪道。率循釋詁文。人受天性而思其五常。則五典行焉。詳皐陶謨疏。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喪去聲摯音至台音怡

欲喪者。欲商之亡也。曰者。述民之言也。曷何也。大命。死亡之命也。詩曰。大命近止。摯至也。言大命曷不至。蒙上文而言也。故紂應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如台。史記訓柰何。言天子既不能君師乎民。今民無弗欲天之亡商。今王其柰何。蔡氏曰。上言天棄殷。此言民棄殷。祖伊之言痛矣。

述曰。曷古通害。詩葛覃毛傳云。害何也。史記云。大命胡不

至胡猶曷也唐石經於命不之間旁添胡字葢未察其蒙上文也大命近止詩雲漢文鄭箋云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以言此經謂紂之死亡也蔡傳云大命非常之命受大命者何不至受之為言於經病添文也詩蕩云大命以傾言殷商也苟如蔡說當曰以傾不當曰不摯矣釋詁云摯臻也至猶臻也今我民罔弗欲喪論衡引弗作不其藝增篇說之云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是不然也葢不欲王亡者若殷三仁伯夷也此天下臣也無不欲王亡者則天下民也荀子稱大誓云獨夫紂是也豈故益其語而懼之乎論語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非是之謂也。彼自紂甚言之。非自民甚言之也。苟民猶有不欲王亡者。武王何爲而誅一夫紂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紂終不悟。以爲民雖欲亡我而不得也。史記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蓋所謂不虞天性者。於此見之矣。○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述曰。史遷之義。以乎之一言訓此經。而經遂明。蓋善於經矣。蘇氏之義。自一端言之也。此非善紂也。其痛後世不容諫者之多乎。明史云。世宗齋醮。海瑞上疏諫。帝大怒。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遂下瑞詔獄。此亦所謂不如紂

者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參七南反

反。退也。臯陶謨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祖伊旣非面從。則退而有言。固忠誠之不自已也。論語稱孔子請討。亦退而有言也。參。猶列也。上。卽天也。盤庚曰。汝何生在上。今紂之罪。參列在天。言天知其罪也。奔告稱王。退言稱乃。罪乃功者。殷質不嫌也。非退言而不敬也。臯陶謨曰。帝愼乃在位。固不嫌矣。祖伊以紂不可諫。退而言曰。汝罪多參列在天。乃能責生命于天乎。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卽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于爾邦乎。○蔡氏曰。祖伊以西伯戡黎。

奔告於紂。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

述曰。儀禮聘禮云。三退。反還。則反者退也。反與返通。說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江氏云。今商書無祖甲反之文。豈說文引此文而誤歟。抑所引爲孔氏逸書歟。史記云。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此所以退言之故也。僞傳云。反報紂也。蓋傳謂直對而反紂之言也。今據其言曰。不無戮于爾邦。非對君之辭也。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言參列也。呂氏春秋云。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蓋參列在天也。釋詁云。公事也。詩采芑毛傳云。公功也。則功亦事也。功有美

惡。猶德有吉凶也。大學云。辟則爲天下僇矣。僇與戮通。蔡氏之義。今以其辯書序者移而合之也。

尙書集注述疏卷八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九

順德簡朝亮述

商書

微子

此微子以紂將亡殷。謀於箕子比干。而箕子答之也。縣微子而言。故以微子名篇。蔡氏曰。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鄭氏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鄭說非也。周書稱帝乙明德。豈以妾爲妻乎。長丁丈反

述曰。詩有客疏。引鄭微子之命序注云。微。采地名。書疏云。鄭以微與箕在圻內。縣今攷之。微固隸紂圻千里者也。今

在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史記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此蔡之所据也。鄭義見論語皇侃疏。呂氏春秋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次曰仲衍。次曰受德。受德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妾。既而爲妻而生紂。此傳聞之異也。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其說何也。奚不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乎。顧氏炎武謂省文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其例也。盖啟以紂爲弟。天下皆知。故從其著而省文也。今攷於經。父師爲紂之官名。箕子爲父師。則箕子爲

紂之諸父可知也。箕子爲紂之諸父。而稱微子爲王子。則微子非紂之諸父可知也。哀九年左傳云。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論語云。周因於殷禮。蓋周無以妾爲妻。自殷然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酗況具反

父師少師者。鄭氏謂父師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是也。父師紂之官名。箕子爲父師。鄭氏謂箕子紂之諸父是也。不稱叔父而稱官者。明其爲貴戚也。比干亦紂之諸父。孟子所謂以紂爲兄之子也。弗或。史記訓不有。亂治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謂將亡天下也。厎致也。遂者功成也。陳列也。公羊傳曰。陳于大祖。

酗者酒失也。祖宗在上。子孫在下。故以上下言之。言我祖成湯致功成而列於上。我子孫以沈酗於酒。以亂敗湯德於下。蔡氏曰。言我不言紂者。過則歸己。不忍斥言之也。大音太

述曰。鄭義見書疏論語皇侃疏。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卽周本紀之大師疵少師彊也。蓋史遷之本。父師作大師。遷說以大師爲大師疵。少師爲少師彊也。漢書儒林傳云。遷書微子篇多古文說。此殆然歟。抑雜采

之歟。以經攷之。還說非也。經曰我罔爲臣僕。又曰我不顧
行遯。安有持其祭樂器而奔周者乎。且鄭亦傳古文者。鄭
本作父師。父師尊稱。大師疵不足以當之也。漢書五行志
云。箕子在父師位。是鄭與班同也。或曰論語微子篇云。大
師摯適齊。少師陽入于海。摯卽疵。陽卽彊。皆聲近而異也
同在微子篇。爲其爲微子所問也。漢志謂紂樂官或適諸
侯或入河海者此也。今攷論語稱師摯之始。蓋與孔子同
時。未可以爲殷人也。微子篇云。殷有三仁焉。繫之曰殷。若
大師摯諸人。爲紂樂官。必以殷繫之也。今無所繫者。以師
摯既著他篇。知其爲時人。則其餘從可知也。微子篇若丈
人。長沮桀溺。皆與孔子同時。而無與於微子者也。漢書百

官公卿表云。周官備矣。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殆周因於殷者歟。周官掌次云。孤卿有邦事。注云。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此所謂佐也。攷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此所謂孤卿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還不言爲父爲兄也。書疏引服虔者。以爲紂之庶兄。今鄭以爲紂之諸父者。据經之父師而知也。經稱父師若曰。蓋史敘其官。非惟自微子稱之。則父師爲紂之官名也。莊子云。箕子胥餘。司馬彪謂胥餘箕子名。今無繇稽也。詩天保鄭箋云。或之言有也。亂治釋詁文。厎致釋言文。老子云。功遂身退。又云。功成事遂。蓋遂爲功成之義也。說文云。陳列也。引公羊傳

孝乂二年文。說文云。酗醉醬也。釋文云。酗兇具反。以酒爲凶曰酗。蓋讀與酗同。史記集解引馬云。下下世也。然則馬以上爲上世矣。今不出之者。祖宗在上。子孫在下。以陳列言之。於文尤洽也。禮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蓋忠臣之義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好去聲淪音倫喪去聲涯五皆反

小大猶少長也。草竊謂盜也。盜如莠之侵苗。故曰草竊。姦宄說詳堯典。言殷民無不少長好草竊姦宄也。卿士殷臣也。蔡氏謂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灋也。恆常也。公羊傳曰。

生得曰獲。凡有辜罪者。乃無常獲。言皆縱之。無常懾也。左傳所謂紂爲天下逋逃主也。方竝興起也。既無治罪。則弱者無所鳴寃。彊者無所畏懾。遂成爭鬬。故小民竝起相爲敵讎也。淪率也。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喪者如相率入水以亡也。津水渡也。涯水際也。越及也。○蔡氏曰。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下。猶使人悲。後世人主可深監矣。監去聲

述曰。小大之義。不以小人大人言者。經下言卿士。則此不可以大人言也。不以小事大事言者。經下言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乃所竊之大者。則此不可以大事言也。以少長言者。猶小學大學之例也。若今之恣。雖少者猶然也。殷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宄。以一句讀也。蓋因不小大者。與論語稱無小大不同。呂氏春秋言耕者之盜云。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言莠之侵苗爲盜也。恆常釋詁文。引公羊傳者昭二十三年文。史記云。乃無維獲。蓋還以恆爲經而訓維也。詩天保云。如月之恆。釋文云。恆亦作經。經者緪之省也。說文云。緪大索也。然則維而獲之。易所謂係用徽纆也。今不從者。以恆常言法。於義尤悉也。引左傳者昭七年文。方史記訓竝。蓋相方則相竝矣。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以一句讀也。蓋與下文方興沈酗于酒讀同。興起淪率釋言文。史記淪喪作典喪。孫氏謂呂氏春秋云。殷內史向摯見紂之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此典喪之義也。國

之有典。猶水之有津涯。典喪則國從而亡矣。繇今攷之。上文言紂之敗德。不旣典喪邪。今言其喪者。將然之辭。非謂是也。蓋淪之文發。則爲典爾。引詩者。詩抑文。以詩言之。倫類入水。相率以亡。不悲甚乎。釋水云。由膝以上爲涉。易云。利涉大川。說文云。津。水渡也。釋水云。滸。水涯。謂水際也。說文云。踰。越也。則越亦踰也。凡相踰者。必相及也。廣雅云。越與也。與。猶及也。梓材云。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者。及也。釋詁云。粵。于也。越與粵通。史記集解引馬云。于是至矣。于今到矣。今不從者。以經攷之。病添文而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出去聲耄莫報反隮子齊反其音姬

曰者。蔡氏謂微子更端之辭也。狂發於中而出於外。鴻範咎徵所謂曰狂者也。蔡氏謂紂發出狂。狂言我不言紂者。亦我用沈酗之義也。遜遯也。蔡氏謂我家老成人皆遯于荒野。是也。牧誓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謂此也。指告者各指其顛隮而告之也。顛隕也。隮馬氏謂猶墜也。其語辭。詩云。子曰何其。言今爾無各指告予所隕墜者。若之何哉。蔡氏謂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更平聲遯徒困反

述曰。曲禮云。君子問更端。蓋更爲問端也。狂史記作往。集解引鄭云。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是鄭與遷同也。然釋文不言鄭本之異。則鄭或破字。讀狂爲往。未可

執也。梅本作狂。蓋形之近也。此所傳者異爾。非自梅本竄之也。以經攷之。作狂是也。箕子云。詔王子出迪。則出往之義。自箕子告之。非自微子言之也。微子先無避禍之心也。若微子自言出往。箕子何必謂王子弗出我乃顛隮乎。老子云。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經之言狂。非鄙語也。僞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傳失之矣。我者不斥言紂也。非誠言微子也。史記云。吾家保于喪。集解引馬云。卿大夫稱家。江氏云。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此以異文而通其義爾。書疏引鄭云。耄昏亂也。鄭訓雖非。然鄭本固作耄矣。僞傳云。在家耄亂。欲遯出於荒野。然經無在家之文。遯荒豈微子所欲邪。昭元年左傳云。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

此以耄言昏亂也。耄與旄通。禮射義云。旄期稱道不亂。此以耄言老成人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釋言云。遜遯也。指史記作故。蓋文殘而異也。易繫辭傳云。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若顛隮者。所之之失也。以顛隮告之。蓋告戒也。今爾無指告予顛隮。以一句讀也。或讀曰。今爾無指告。曰予顛隮若之何其。今不從者。其讀弱也。顚隕。詳盤庚疏。馬義見史記集解。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擠于溝壑矣。注云。擠墜也。隮與擠通。引詩者。園有桃文。蓋魏風所歌焉。史記集解引鄭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記曰。何其。今不出之者。据微子及魏風言之。則其讀如姬。古之雅言非齊魯之閒方言云爾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蔡氏曰。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忠厚敬君之意。與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是也。於微子不稱名。而稱王子者。明其繫宗祀也。荒。亡也。方興者。言殷人竝起而湎酒也。蔡氏曰。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述曰。荒。史記訓亡。蔡傳云。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蔡以方將爲義。所謂甚之之意也。今以方竝爲義。而亦甚之。蓋於紂尤有徵焉。酒誥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而於殷之迪諸

臣則云。乃湎于酒。此沈酗之竝起者也。詩蕩云。天降滔德。女興是力。詩抑云。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亦其義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咈扶弗反耇工口反長丁丈反）

畏畏者畏所當畏也。耇長者老成人也。舊有位人者舊家世臣。若盤庚所謂舊人共政也。二者非獨家耄已也。蔡氏曰。紂惟不畏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之。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先答之。

述曰。釋詁云。耇壽也。詩南山有臺傳云。耇老也。則耇長爲老成人也。或曰。舊有位人。謂致仕者。若左傳稱祁奚旣老而入言者也。然致仕與遜荒不同。非所答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祇音其牷音全

馬氏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氏曰。犧純毛。牷體完具。蔡氏曰。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述曰。馬義見釋文。史記集解。論語云。其父攘羊。周生氏烈云。有因而盜。釋詁云。攘。因也。今爾雅本作儴。釋文云。樊孫作攘。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謂往盜也。神祇詳堯典。三禮疏。鄭義見周官犬人疏。詩閟宮云。享以騂犧。毛傳云。犧純也。周官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牷。又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先鄭云。牷

純也。然則犧牷皆訓純乎。蓋牷尨連文。則尨雜而牷純。犧牷連文。則後鄭之義是也。牷文從全體完具之義也。詩我將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今日將食者盜將其牲而食之也。易无妄六三云。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獲罪而爲災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監去聲瘠在益反

監視也。凡責取於讎者必苦。如讎而斂民。苦斂之也。敵讎者民敵讎其上。非但民相敵讎也。不怠。猶不息也。瘠瘦也。謂饑殍之民也。管子曰。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詔告也。古者詔爲上下之通稱。蔡氏曰。下視

般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夫上以讎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殍而無告也。此答微子民相敵讎之語。

述曰。釋詁云。監視也。釋文云。讎。如字。下同。鄭音疇。馬本作稠。謂數也。斂馬鄭謂賦斂也。今不出之者。其說不如蔡之痛也。數斂苦矣。斂之如讎。則尤苦也。漢書食貨志云。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此管子所謂故蓋積也。捐瘠者。猶所謂損瘠也。說文云。瘠瘦也。秦漢以來。天子稱詔。古未制焉。周官大宰云。以八柄詔王。注云。詔。告也。此下告上者。亦稱詔而不嫌

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興起也。起受其災敗。言不去也。禮運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蓋國亡不仕異姓。則無爲臣僕也。迪道也。出迪者當去之道也。猶孟子稱去父母國之道也。云言。刻害也。蔡氏曰。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隕墜矣。此答微子淪喪顚隮之語。

述曰。詩正月云。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朱子謂此罔爲臣僕之義也。迪道。釋言文。道者行道也。又導而行之也。今不訓出行者。經下言王子弗出。不言迪也。云。言詩何人斯毛傳義也。釋文引馬云。刻侵刻也。今訓害者。侵刻則害之矣。呂氏春秋云。紂之父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灋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申鄭者。以推箕子舊云也。刻。或作孩。弗或作不。論衡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性惡。不出眾庶也。論衡言眾庶者。諸王子也。荀子云。其出人不遠矣。此不出之義也。繇是言之。經何不曰孩子不出王子乎。且我舊云上有微子曰之文。則下言我不顧行遯者。亦皆微子之言矣。孫氏謂微子不返顧而行遯。豈其

然乎。離騷云。僕夫悲予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今曰不顧。非仁人之心也。江氏謂論衡誤爲微子之言。是矣。而又以論衡釋之。復爲父師之言。謂我舊云此孩子必亡國。非也。其云必亡國者。於經病添文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蔡氏曰。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以自達其志於先王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謹案微子謀於箕子比干。而比干不答者。何也。以箕子之言既盡。而比干心與之同。無可復言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蔡氏謂三仁之行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

之所安。皆所謂自靖者也。然則微子之事。可不辯乎。左傳曰。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此左傳之失也。史記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此史記從左傳之失而又甚之者也。夫微子之去。所謂行遯者也。遯則不知其所之。安有面縛自歸。如左氏所書者乎。且面縛者面之而左右縛也。又何能左牽羊右把茅乎。史記之疏。孔氏辯之矣。甚哉其誣也。蓋面縛自歸者武庚也。以言微子。妄傳之爾。樂記曰。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此投武庚於故殷之地也。方克

殷而言殷之後。必武庚也。其時微子方在遯焉。武庚自歸。
故不丹封之。而曰投之。其地非宋也。而妄傳爲宋。則妄傳
爲微子矣。於以知左氏所失之繇也。史記曰。武王封紂子
武庚。以續殷祀。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
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繇是
覲之。微子既遯。久乃得之而命封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
其馬。蓋微子於周爲客矣。雖封宋公。終身稱微子焉。亦所
謂罔爲臣僕者也。嗚呼。後世之臣。其辯於此哉。
述曰。釋詁云。靖謀也。江氏云。王子其自謀哉。夫自謀何以
遂能自獻乎。周語云。安靖神人。則靖者安也。論語云。於女
安乎。求自安也。釋文云。靖馬本作清。謂絜也。凡禮言享獻

者皆所以自達也。獻猶達也。其志者自靖之無佗也。易彖傳云。遯之時義大矣哉。遯者以行爲義者也。書疏引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翁鄭言之。於義未融也。比干之諫。冀紂終悟。非欲一死焉已也。僞傳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夫比干實無言。非省文也。易繫辭傳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比干蓋同心而默者也。史記殷本紀云。微子數諫。不聽。遂去。比干彊諫。紂剖比干。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因之。周本紀云。殺比干。因箕子。宋世家云。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微子遂行。還敘三仁。其先後且歧矣。論語之敘。則足徵也。爲之奴者。箕子諫而紂因以爲奴。箕子遂爲之奴也。非箕子懼而

自爲奴也。又非奴而後因之也。樂記云。釋箕子之囚。謂囚奴也。易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六五云。箕子之明夷。利貞。謂夫爲之奴者之仁也。是故爲之奴者。我興受其敗也。武王訪鴻範于箕子。箕子乃言之者。我罔爲臣僕也。史記云。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斯以列三仁者乎。引左傳者。僖六年文。孔氏之辯。蓋其書及左傳之疏也。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樂記言殷之後者。鄭禮注。不以爲武庚而以爲微子也。失之矣。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蓋殷禮也。史記云。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此微子封宋。猶稱微子。不稱宋公。而微仲亦同。是世其忠孝也。非徒若春秋虞公

之弟稱虞叔蔡公之弟稱蔡叔也。孟子所以謂微子微仲。皆賢人也。三國志譙周傳云。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此譙周之藉口於左傳者也。是果爲不得已邪。後世之臣其藉口於左傳而以微子自託也。非一世然矣。

尚書集注述疏卷九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周國名。武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

述曰。詩緜云。周原膴膴。此周之所繇名也。蓋自大王遷岐而居焉。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也。大與太同

大誓 大音太

大誓者。武王伐紂而大誓之也。大者大也。以其爲誓之大。視牧誓尤備。故史有附見焉。其篇今亡。史記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閒。漢書說同。故藝文

志曰。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有大誓也。馬鄭本大誓。固傳古文而參諸今文者也。馬氏疑今之大誓不能備諸書所引之文。蓋其篇有文殘而闕者與。馬氏雖疑之而不以爲僞也。故注之。迨傳鄭。鄭又注之。門所傳者信矣。東晉僞古文。乃因馬氏之疑。備采諸書所引者而自爲大誓。迄於唐。而孔氏書疏尊僞古文。反稱馬鄭本大誓之僞而廢之也。其篇不亡於秦。而亡之者唐也。悲哉。陸氏釋文謂馬鄭所注者。皆伏生今文。非古文也。何失實也。然即以今文言之。漢志言孔安國得壁本古文。其考之伏生壁本今文者。則曰。以考二十九篇。而不言考大誓之非是也。安見其僞乎。言大誓者。或曰今文後得。或曰。古文後得。或曰。漢武帝

末得之。或曰。漢宣帝時得之。然安國先於武帝末也久矣。其考之者。今文也。大誓存焉。其以考之者古文也。大誓存焉。皆非後得也。則大誓可不察邪。鴻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其年克殷而釋箕子之囚。以是知大誓在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呂氏春秋曰。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蓋自十三年而追言之。故曰立十二年也。史記從書序。謂十一年伐紂。旣不然矣。而又以爲先於九年東觀兵。所謂書之失誣也。僞大誓曰。觀政于商。僞傳釋爲武王觀兵而還。以史記之誣誣之也。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此楚之不臣也。孰謂武王而有是也。史記言楚子伐隨。而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觀

政猶觀兵也。程子以為今日而天命絕。則紂獨夫也。伐之何待三年。今日而天命未絕。則紂君也。武王為臣。敢以兵脅君乎。此其辯之明也。中庸之言武王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使先觀兵而後伐紂。是再戎衣也。以兵脅君。名則失焉。左傳以兵諫為愛君。春秋之邪說也。然則大誓疏引今文曰。四月觀兵。何也。四月者。即武王祭于畢之四月也。觀兵者。觀所陳之兵也。左傳曰。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其為文同也。夫武王先觀兵于商。不可也。武王既伐紂而觀兵。可也。孟子曰。有攸不惟臣。東征。又曰。滅國者五十。周書世俘篇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此所以既伐紂而觀兵之繇也。漢志引

武成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今
曰四月觀兵以是知其既伐紂而觀兵也書疏於馬鄭本
大誓謂上篇觀兵時事中下篇伐紂時事然則四月觀兵
之文在伐紂前矣此史文之倒敘者也今逸文所存其附
見於大誓者亦多矣蓋史於伐紂之所書究言既伐後事
而倒敘之讀者不察遂以爲先觀兵而後伐紂也古史書
年月日者與春秋不同若堯典洛誥其年月日以前後互
參而始明蓋讀之易失也或疑大誓蓋不書年非也釋文
謂今文大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則書年可知矣周書世俘
篇曰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維一月丙
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

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
此史文倒敘之徵也。四月者。即武王觀兵之四月也。世俘篇所以言征憝國於其間也。漢志引武成曰。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世俘篇同。皆此四月也。漢志言是歲閏二月焉。
爾雅曰。辟。君也。惟武王成君四方。通於殷命所有之國。然後可以祀天也。史重乎其事而特書。則四月倒敘於前矣。今之洛誥。非倒敘者乎。魄與霸通。越與粵通。惟與維通。謂史非倒敘。或錯簡焉。則馬鄭無言今古文大誓不同。而今古文悉史遷所知。其觀兵在前。豈其皆錯簡也。國語言穆王之伐犬戎曰。且觀之兵。而先言之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此非大誓所謂

觀兵也。爾雅曰。觀示也。此言示之兵也。言大誓者以爲先觀兵于商。是先示之兵也。則周語謂先王不觀兵。豈大誓之著而猶不知哉。堯典疏言三統厤引今文大誓曰。丙午逮師。今漢志作還師。詩大明疏引漢志作逮師。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然則逮或爲還。此言觀兵而還者。所繇失也。爾雅曰。逮及也。言行及於師也。大誓曰。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此武王既伐紂而祭于畢。既祭而復渡孟津也。書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此伐紂而初渡孟津也。兩至孟津。皆十三年也。史倒敘之。讀者不察。以爲其書年之闕。故或以爲九年。十一年。而兩至焉。或以爲十一年。十三年。而兩至焉。亦所繇失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大誓逸文其可攷者旣祭于畢有白魚赤烏此禎祥之義孝經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者史倒敘之以其宜先著之也其不與後世符瑞志同以其實錄也其篇首必有若世俘篇武王成辟四方云者然後書大子發之祭惜其已亡也若夫漢書謂十三年伐紂矣而又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此十三年者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蓋以爲文王受命稱王改元則誣也周書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此未可据以爲稱王改元也豈不可曰受命爲西伯此其受命之九年乎蓋以大事爲言猶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爲十二年會于承匡之歲爲七十三年也文王者追稱之辭禮大傳所謂追

王文王昌也。大誓疏謂鄭言文王生稱王。非也。大傳曰。文王伐崇則稱王。鄭其從而失之邪。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蓋文王事殷五十年。武王事殷亦十餘年。故統之曰周之德也。周書程典篇曰。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亦與論語同。周書柔武篇曰。維王元祀。此武王之改元也。使武王不改元。而本文王之後元年。武王何以紀年乎。僞大誓之言文王曰。大勳未集。此僞武成所謂惟九年。大統未集也。以漢書之誣誣之也。多方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以武王未伐紂言之也。非謂其未集也。近儒惜大誓之亡。遂采綴以爲篇。其於經不備。補以周書克殷世俘諸篇之文。或登傳爲經。且自

擬經文。或强分三篇。其與僞古文者將無同。以是成篇。非春秋傳信之義也。今謹采大誓逸文。擇十有四條。每條分節。皆空一字。而離虛位焉。以不次之次列於篇。庶存二十九篇之略。其馬氏所舉五條。爲今古文所無者。及凡大誓而無今古文明据者。蓋皆在殘闕之中。故別存逸文之卷。欲其雜而不越也。嗚呼。苟察其誣。大誓雖亡。猶不亡也。乘去聲纍音絫追王之王去聲

述曰。太。梅本作泰。左傳國語引作大。詩疏引今文作太。蓋經當作大也。書疏引馬書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

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
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
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
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
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
多。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此大誓疏引馬序而以僞
孔傳序疏所引者參之也。襄三十一年左傳疏引馬略同。
其大誓疏引今之大誓作今文大誓。非也。蓋馬言今之大
誓。卽其傳古文而參諸今文者也。今攷書疏引劉向別錄
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

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此向子歆移博士書所以謂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也蓋博士治今文者也孟子趙注云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大誓也今之大誓後得以充學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蓋此與別錄馬序略同言尚書百二十篇者据書緯言之爾論衡云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書疏引後漢史云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得古文大誓三篇蓋此與論衡略同繇是言之河內女子所得之書其書一也大誓一篇而三分焉論衡則自今文言之後漢史則自古文言

之。將以爲繇古文而變今文者也。書疏引鄭書論云。民閒得大誓。蓋鄭與馬略同。故釋文謂馬鄭皆疑之也。夫馬所以言後得者。將以大誓殘闕。今古文適同。莫校補焉。其異文。若鵰與烏者而已。如馬班之說。今古文分出壁中。安得殘闕適同如是乎。意後得者繇古文而變今文。迺適同矣。然所謂後得者。將得之武帝末乎。將得之宣帝時乎。皆傳聞之誤爾。書疏云。馬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蓋馬亦莫申其說也。書疏云。大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然史記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敎。則非徒總其辭也。漢書從史記。豈未察乎。書疏於得大誓者。謂劉向別

錄同於史記。而又引別錄言得之武帝末者。則向說實自
歧矣。史記之作。未及武帝末也。何以遷得錄大誓乎。書疏
引王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殆未察於向說歟。朱氏彝尊
云。伏生所教二十九篇。書序其一也。非也。論衡云。或說尚
書二十九篇者。灋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 北斗
矣。故二十九篇。繇是推之。使伏生今文有序。則人皆知尚
書百篇。烏有言此象乎。以此知伏生今文無序也。論衡云。
或說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灋也。如或說。則
二十九篇亦舍序而有大誓矣。彼謂百篇之序。孔子作也。
豈自作而自選之乎。言選者。非舍序而有大誓。安可乎。書
疏以篇從卷。謂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此不知今文固

無序也。釋文云。伏生口誦二十九篇傳授。又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此以有序言之也。皆非也。漢書建元元年。爲武帝元年。董子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元狩元年。爲武帝十九年。終軍上對云。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元狩五年。爲武帝二十三年。奏上司馬相如封禪書於燎魚亦及焉。此皆非在武帝末者也。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上八百諸侯。此尤在武帝前矣。凡此所及者。不皆爲伏生大傳所有乎。然大傳有此者。猶其引九共曰。予辯上下。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

明上下此無以知其爲篇也。大傳云。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此以其篇言之也。故大傳稱孔子之言云。六誓可以觀義。六誓者大誓其一也。與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爲六。皆伏生所傳也。故平當受歐陽尙書。班伯受小夏侯尙書。以漢書攷之。皆引大誓焉。若夫古文四十五篇。漢志自其初讀時而紀之也。苟無大誓。將虛其一以待後得乎。亦何必爲是虛數也。苟其後得。又烏可不敘所從來而統於魯共王所得邪。或曰。今古文自壁中先得其後重得。亦据以爲言歟。然所謂博士說起。其書始定者。非所以言重得也。馬之釋經。蓋有失之者矣。其所謂似淺露者。安知非其失之者乎。周公告君奭云。我則鳴鳥不聞。論語云。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春秋所以絕筆於獲麟也。爲其非禎祥也。然則大誓所言物感者。禎祥也。非神怪也。故易之中孚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書有嘉禾之篇。無可疑焉。論衡云。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其言書殘。是也。若大傳引九共帝告者。蓋伏生壁本今文之殘闕也。尚書非百篇而已。孔氏古文。雖多於伏生今文。亦幸存者也。其亡者過半矣。若史記錄湯征。漢志引畢命者。蓋孔氏壁本古文之殘闕也。此今古文殘闕不同也。大誓殘闕。今古文適同。何哉。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則知酒誥召誥之脫簡矣。而大誓所脫。不聞云何。孔安國得古文以考今文。則知逸十六篇矣。而大誓非逸。不聞云何。馬鄭本大誓。三分其篇。若盤庚

然也。而諸書引大誓者。古文之無。不聞今文之有。嗚呼。是豈無故哉。其殘闕在秦火之先者乎。非古文何以變今文。今古文同出於一源。壁藏之本。今古文雖不同。其爲大誓先秦殘闕之本則同也。夫禮籍多失。笙詩六篇。毛公既歎其亡。是豈及秦火者邪。春秋之衰。學將落矣。戰國而後。孟子既沒。荀卿僅存。蹇蹇而傳經者。微若一綫爾。雖在孔氏。安知其不類正考甫後商頌之或亡者乎。洛誥脫簡。今古文適同。其脫簡在秦火之先。皆可推也。嗚呼。大誓之篇。殘闕者斯已矣。其殘闕所餘。徵馬班之信。而決馬鄭之疑。敢忽乎哉。考與攷通。書疏爲梅本僞古文所惑。妄以爲馬鄭本大誓用張霸古文之僞也。遂云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

時事。中下篇伐紂時事。此不僞其僞。而僞其不僞也。漢書言霸之僞書。當時旣黜之矣。人皆不用。況馬鄭乎。故王肅且不以是難鄭也。而亦爲之注焉。閻氏因馬鄭之疑。而疑所傳大誓之僞也。不亦失乎。互詳大名疏。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又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今攷鴻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序言十有一年伐殷者。非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又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蓋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也。序言一月。不言正月者。以周方

伐殷。未改正朔也。猶詩豳風言一之日也。史遷於伐紂之年。既從大誓序矣。而易一月爲十二月。則其下史文所謂二月甲子者。何以能屬之乎。漢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漢志於大誓序。以爲十一年伐紂還歸。若史記所謂觀兵者。漢志於鴻範序以爲十三年遂伐紂。故以大誓序一月戊午在十三年也。周語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漢志云。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蓋以周語推之也。今据周本紀言武王即位九年。齊世家同。然則漢志於十三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者。非也。即位十三年而伐紂。則非在喪服可明也。伯夷列傳言父死不葬。爰及干戈。非其實也。苟爲不葬。經何以言祭于畢

乎周本紀言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此因古者以遷廟主行而爲之說爾淮南子謂武王不爲三年之喪非也禮記言三年之喪金革無辟孔子以魯公伯禽言之不言武王也春秋諸侯卽位皆書元年其常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於是乎春秋家以改元爲非常矣漢儒釋經雖文王亦誣之也詩文王疏於書序引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鄭說之失猶漢志也史記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而上皆不能紀其年則漢志及鄭以厤玂推之者未可執也僞大誓云惟十有三年言伐紂也僞傳遂以序十一年言觀兵一月戊午言伐紂皆襲漢志爲之也

是其於序上文則年不繫月。下文則月不繫年矣。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此十年者七年之譌也。史記上文云。虞芮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蓋七年也。漢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今攷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所謂文王九十七者。妄矣。此受命者受諸侯即位之命也。周書文

傳篇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此受命者受西伯之命也竹書紀年云帝辛三十三年王錫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紀年僞書襲周書而爲之說爾詩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此受命者受天之命也自武王有天下而推本言之也故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皆非稱王之謂也文王世子稱文王爲君王者妄也或曰周語稱商王帝辛史記亦以帝辛稱紂夫紂既自帝故命西伯爲王爾是不然也左傳云今之王古之帝也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帝辛者猶帝乙也皆廟稱也史記於商之諸王皆帝之也不然無逸何以猶稱

殷王受哉。金縢言成王之弁。而流言則謂之孺子。蓋尚幼也。若所謂武王九十三者。則武王將八十而生成王矣。左傳言武之穆云。邘晉應韓。蓋晉者成王之母弟唐叔也。則成王諸弟。武王又將九十而生之矣。詩豳譜疏引大戴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然据無逸則文王百歲也。十五生武王。武王崩年。不踰百乎。周書度邑篇言武王克殷而告叔旦云。維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周本紀與周書同。然則克殷之年。武王猶未六十矣。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蓋武王克殷六年而崩。既崩而殷畔也。去其畔年。則臣者五祀矣。周書明堂篇云。既克

紂。六年而武王崩是也。管子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此七年者。六年之譌也。引楚子者。宣三年左傳文。壹戎衣詳康誥疏。莊十九年左傳云。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范氏甯云。以兵諫爲愛君。是人君可得而脅也。引齊侯者。僖四年左傳文。漢志云。周書七十一篇。班氏自注云。周史記。則隋志謂晉汲冢之書。非也。晉書武帝紀及晉荀勗。束晳傳。言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得竹書於魏安釐王冢中者。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汲冢之書。亦不列周書焉。文二年左傳引周書者。謂之周志。蓋古志也。其雜而不經。猶

孟子所謂好事者之言。則有之矣。然史遷於克殷事多有采之者。說文引周書曰大翰若翬雉。又引周書曰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論語注引周書月令。鄭周禮注引周書王會。儀禮注言比黨州閭者。亦引周書。皆在汲冢前。明其爲古志之僅存也。今辯而采之以資經焉。可矣。其辯周書不當名逸者。今詳逸文。蓋雖非尚書之逸。而漢志以周書隸尚書家。亦未嘗非經之資也。或疑其日有不月。與穆天子傳同。然周書多闕文。未可以是疑其僞也。彼僞竹書紀年者。其非日月之備乎。夫周書蓋周史記之雜者。非出於一人也。故周書大子晉篇。則史之語怪者矣。而其篇有云。如文王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此何其

言之符論語也周書酆保篇云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乃
命曰祀于上帝此非其誣文王者乎而周書程典篇所謂
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者豈九州之謂乎豈祀于上
帝而覵商王如無有者乎或曰以周書世俘篇攷之乙未
四月七日也辛亥四月二十三日也其四月二十二日則
世俘篇所謂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也然則成辟于何所
乎今据周書言燎于周而不言成辟于周則八百諸侯奉
以成君其非在周卽位可知也引國語者周語文周頌則
時邁之詩頌武王也符瑞志見宋書襄九年左傳云晉侯
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
二年矣襄三十年左傳云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

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蓋稱大事以數年今人猶或然也或曰論語言樂以武爲未盡善則周之至德非統武王言也是不然也樂象成功征誅不如揖讓其時然也中庸云中庸其至矣乎中庸言武王之達孝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則武王之德亦至德也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鄭禮注云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非也以再成爲再兵將其下文稱三成四成五成六成者亦以兵數之邪雜而不越易繫辭傳文

○惟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大音太上下皆上聲

此蓋周公陳告發端之言也。格至也。正也。周官疏曰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言以下者。則格言在其閒矣。猶稱大子發。是祭于畢後也。

述曰。此周官大祝疏所引文也。其疏稱大誓而引之。遂云。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蓋馬鄭古文本大誓。唐賈公彥顏師古司馬貞等皆引之。以其篇目從今文。則以爲今文爾。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正稽古者。正之於考古也。立功者。左傳所謂不朽者也。功以事而成。蓋立功當立事矣。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丕。鄭氏謂大也。丕大重文者。猶盤庚言丕乃敢大言也。律。鄭氏謂灋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中庸曰上律天時。蓋言大天之大灋也。漢書郊祀志。引此以明之。漢書平當傳。言周公制配天之禮。亦及此焉。此殆周公稽古之格言。以武王祭于畢後。遂陳古者配天之功而告之也。周公告君奭。所謂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蓋若斯也。高宗肜日。所謂正事永年者。亦若斯也。武成曰。惟四月。辛亥。祀于天位。即祭于畢之四月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將在此與。杇休

上聲

述曰。此漢書郊祀志所引文也。顏注云。今文大誓也。漢書平當傳所引者。自可以永年而上。其下有曰傳于亡窮。無曰丕天之大律。顏注云。今文大誓之辭。夫可以永年者。傳

于亡窮也。將此爲釋經之辭。而顏注未察之歟。鄭義見漢書班固傳注。其注引書與郊祀志同。亦不及傳于亡窮也。刑灋志云。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大傳云。丕天之大律。皆可參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稱叔孫豹云。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今獨稱立功者。聖人以德成功。而稽古者稱其成功之言。蓋三不朽者。舉一而皆統焉。

○大子發拜手稽首。

此蓋武王祭于畢後而受陳告之禮也。大子發者。因祭稱也。

述曰。此所引詳上文疏。

○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涘音俟燎力召反

此蓋武王祭于畢後而升舟適有禎祥也詩疏引大子發升舟承上大子發上祭于畢而引之也召誥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然則王者祭廟以步爲禮矣此伐紂之後自孟津而上祭于畢又自畢而下至于孟津其祭墓之禮道遠不能皆步必有于近畢之地變其常以爲禮焉故既祭之後升舟猶稱大子發者敬親之義子道也升舟之後稱王者臨下之義君道也周書世俘篇曰惟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此稱王之日也鄭氏謂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非也以此經之文在祭于畢後史稱曰王而

非言變稱王之繇則始變稱王必在祭于畢前而其文亡
矣夫武王所繇變稱王者二月甲子伐紂之後八百諸侯
必奉之以爲王故武王以四月成辟四方此易之革所謂
湯武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如非諸侯奉之將自稱王而革
殷則非應乎人矣如稱王之始繇白魚之瑞今史不書其
所繇始遽而稱王不已突乎魚陰類民象也易曰无魚之
凶遠民也殷尚白蓋殷民入于周之象也大甲日后非民
無以辟四方王者以得民爲瑞也跪而取魚敬也涘厓也
燎者燔物以祭也鄭氏謂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
是矣然祭于畢之日史不書之而書四月焉今以經推之
其祭于畢後乎稱王可知也其先後乎祀天不可知也將

後乎祀天與則以燎者宜祀天而下矣猶月令所謂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將先乎祀天與此未舉燔柴之大祭不可遽燔魚而祀天則以燎者宜軍之社宗矣猶武成所謂燎于周廟也休美也言雖美不敢以爲美也遠去聲

述曰此自出涘以燎而上詩思文疏所引文也其疏稱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遂稱又云而引之知其相承以祭時言也大傳引書曰者王舟作舟中其餘同而下有曰羣公咸曰休哉王逸天問注引羣公作羣臣而下有曰周公曰雖休勿休漢書宣帝紀云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蓋引此文而釋之歟抑呂刑文也鄭燎義見詩思文疏其言稱王者同又鄭云白魚入

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鄭以此爲觀兵而還也。夫仁人在位。而武王伐之。天猶示之瑞乎。大子發既以瑞稱王。使殷王紂卒用仁人。則民無二王之謂何。卽紂終可伐。乃先伐紂二年而稱王。則紂猶王也。亦民無二王之謂何。鄭言魚象者。鱉也。史記集解引馬云。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馬以魚爲兵象。亦鱉也。引易者姤象傳文。姤九四云包无魚。起凶。虞注云。魚謂初陰。巽爲魚。王注云。二有其魚。四故失之也。詩無羊云。衆維魚矣。蓋占夢者以言民衆也。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謂魚陰類。民之象也。禮檀

弓云殷人尚白故馬鄭義同大甲者禮表記所引文也今詳逸文釋邱云涘爲厓說文云涘水厓也引周書曰王出涘說文云尞祡祭天也燎與尞通此据司馬相如封禪書言燎魚者而爲之說爾夫燔物以祭禮皆曰燎非必祭天也祭禮有常今卽用魚其變也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此傳之釋大誓者歟鄭大傳注云惡讀爲亞亞次也觀臺雲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故周官肆師注引大傳此文以明宗廟之爲遷主也肆師疏云社主主殺戮故名社主爲將將舟亞觀臺後繇是言之則燎魚之祭可推也武成者漢志所引文也今詳逸文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周公曰茂哉茂哉魄音拍

五日者鄭氏謂燎後日數也復者同復也公羊傳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王屋王所舍也流猶七月流火之流烏鄭氏謂孝烏是也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其達孝難知今祭于畢後而有赤烏火祥天章其達孝也周所繇尙赤也魄閒也迫然之閒也馬氏謂魄然安定意也五者數之尊也易象之位以五爲尊故鴻範五皇極焉穀者鄭氏謂穀記后稷之德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茂與懋通勉也亦雖休勿休之意也。雨去聲

述曰流爲烏史記漢書皆同詩思文疏引作流之爲鵰其

餘自五至以穀俱來而上皆其疏所引文也其疏於大誓出涘以燎而下稱又云而引之史記無曰至於五日惟約敘之曰既渡自其聲魄而上皆有其文惟作其聲魄云漢書董仲舒傳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蓋復者茂之聲轉也大傳云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蓋傳釋經流爲烏之文也書堯典疏引賈逵奏尚書云流爲烏不言赤烏三足也傳殆据所聞言之也莊七年公羊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蓋雨者自上復于下也大傳云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

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此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爲尙書傳者。蓋傳釋經周公曰茂哉茂哉之文也。恐其恃之則勉而勸之矣。鄭五日及穀義。皆見詩思文疏。又鄭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此鄭以爲文王九年崩。武王於十一年觀兵。迨十三年伐紂。是曰五年。遂以多方所謂五年者言五至也。豈足据乎。又鄭云。鵰當爲鴉。鴉鳥也。此鄭以古文鵰從今文烏也。說文云。烏孝鳥也。史記索隱引鄭義同。蓋烏能反哺。猶孝子之養親也。禮檀弓云。周人尙赤。蓋火祥也。魄。閒。釋詁文。馬義見史記集解。白虎通云。魄猶迫然著人也。蓋魄靜者也。著人而安定也。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漢書劉向

傳引其詩云飴我釐麰飴者貽之異文來古音釐也牟則省文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二夆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又爲行來之來是也茂勉釋詁文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漢書曰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蓋謂此也上附未詳或曰疏附之長官也周公書今亡長丁反

述曰此周官大祝疏所引文也其疏稱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遂引此文與漢書劉輔傳說同禮檀弓疏引尚書大誓云火流爲烏王動色變蓋檃栝之辭也疏附詳君奭奔走疏

○四月觀兵。

此蓋武王伐紂之後將征四方而觀所陳之兵也。兵者統人與器而言。左傳曰敗鄭徒兵。又曰無以鑄兵。是執兵之人與所執之兵皆名曰兵也。大傳曰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蓋觀兵在先。火流在後。故大傳遂爲之說爾。今以經推之。觀兵不書日。殆觀不一觀。史爲此約記之文與。今其上下文亡。姑次此焉。堯典約記之文固不以文之先後爲事次也。且觀兵亦不書地。蓋武王師行而觀兵殆不一地矣。不必以地疑也。如必謂觀兵于孟津。是伐紂之後亦猶師渡孟津之次也。何以能速反而祭于四月開乎。漢志引武成曰。惟四月旣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

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庚戌者。四月二十二日也。即以四月朔觀兵于孟津。周去孟津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其反周不三十日之行。而在二十日間。何也。蓋觀兵果在孟津。安知非先命將東征。而武王暫反祭于周。固吉行非師行乎。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召誥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四日焉。則大誓可推也。漢志引武成曰。惟一月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今大誓曰丙午逮師。蓋周師先發。武王于後兼程而逮之矣。則其他又可推也。命將之將去聲朝音招

述曰。此書大誓疏所引文也。其疏謂今文大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然今攷之。諸儒采大誓者。皆遺此而未察焉。引左

傳者隱四年及僖十八年文。顧氏謂古者兵以器稱。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非也。漢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蓋先於癸巳者五日矣。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亢才子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臣左右子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齊側皆反

此蓋武王伐紂在周國而誓師。猶湯誓於亳也。故不及友邦冢君與牧誓不同。司馬在前兵事也。牧誓司徒在前。官序也。諸節。馬氏謂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敬也。亢當作允。才古通哉。史記作信哉。蓋允信也。以訓詁代之。爾子無知者。謙辭也。有德臣君十亂之九人也。左右助也。子小子者

自祖與父而言之辭。詩言召虎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諸侯之稱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今武王誓師。方在諸侯。非此之謂也。公事也。謂先祖先父之事也。必力者必賞必罰。無不力也。先祖之遺不言先父者。統于尊也。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有以明之也。

述曰。齊栗及有德臣。從史記文。大傳無齊栗字。作有德之臣。其餘皆大傳所引文也。此或司徒在司馬前。非也。太平御覽引作司馬司徒司空。與史記同。詩大明疏云。大誓司馬在前。謂此也。月令疏引大傳云。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此領三卿之序也。先公。史記作先功。徐廣謂一云予小子

受先公功。蓋史遷以功訓公。不知者又竄爲先公功也。史記檃括此文而於其下云。遂興師。蓋誓師之言也。詩大明疏引王云。司馬大公也。馬義見史記集解。周官掌節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所謂諸節也。馬言符節。則舉其易明者而統之爾。文八年左傳云。司馬握節而死。蓋有司之所受也。孟子云。書曰。夔夔齊栗。詩采蘋毛傳云。齊敬也。魯語韋注云。栗取敬。栗其義也。呂氏春秋云。周書曰。允哉允哉。則此經可推也。釋詁云。哉始也。哉古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故語辭之假借者亦同。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古本亂下無臣字。亂

者皐陶謨列於九德者也其九人則爲有德臣故論語云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氏云其一人謂文母蓋不以臣稱也論語所引者左傳引爲大誓今詳逸文蓋古義也引詩者江漢文釋詁云公事也詩六月云以奏膚公毛傳云公功也功猶事也功以事而成也必力史記作畢立說苑引作畢協白虎通引作必力蓋形聲之近也管子云賞罰必則下服度此必力之義也顧命云畢協賞罰其召公之美成王者乎今武王言之則嫌於自美矣雖立賞罰苟不力焉具文而已奚可哉

○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父方武反鉞音越旄音毛兕俟死反

此蓋師行將渡而誓之也。鄭氏曰。師尙父。文王于磻谿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大師。號曰尙父。尊之。號令之軍瀌重者是也。軍瀌重者。斬也。黃鉞白旄。說詳牧誓。蒼兕。似牛。一角。青色。詩言兕觵。蓋取兕善浮不沈。飲也。蒼兕猶周官萍氏焉。馬氏謂主舟楫官名。是也。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其於此誓見之乎。與者。分與之也。磻百和反 大音太

述曰。此史記周本紀齊世家有其文。索隱云。此文上下。今文大誓也。史記云。武王與大公作此大誓。而於此文之上云。東伐以觀諸侯集否。蓋承大誓四月觀兵之文而失之也。周官伊耆氏疏引今文大誓此文作以誓曰。無號字。今据鄭義則經云以誓。又云號曰明矣。鄭義見詩大明疏及

史記集解。大傳云。文王至磻谿。見呂望釣。文王拜之。水經注云。渭水之右磻谿水注之。馬義見史記集解。論衡云。蒼兕水獸。一身九頭。善覆船。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非也。如其說。何必言後至者斬乎。釋獸云。兕似牛。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今攷南中之牛。入水善浮。則蒼兕可明也。索隱云。亦作蒼雉。然以名乎主舟楫官。非也。萍氏。詳酒誥疏。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

此經文之有韻者也。來古讀若釐。蓋此文之濤。與孟子及墨子所引大誓文之有韻者同。今詳逸文。史記言師尚父之誓。而曰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盟與孟通。

述曰此書疏稱馬氏書序所引文也詳篇目疏文選晉紀總論注云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此非周書大誓文也蓋所謂逸周書者爾文選范尙書讓吏部封侯表注云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卽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此其言湯者周書殷祝篇文也今稱又曰而引之則言武王者必所謂逸周書矣蓋以燎魚之祭爲郊也其所引周書不悉同則異文爾。

○丙午逮師。

丙午者越十三日而得序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日也戊午者一月二十八日丙午者二月十六日也周書世俘篇曰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蓋差一日也此在四月觀兵之後者史倒敘焉逮及也言武王自周行及於師也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還者逮之異文也史記曰乃還師歸蓋以爲觀兵而未伐紂者繇此也還音旋

述曰此書堯典疏稱劉歆三統厤所引文也蓋稱今文大誓而引之漢志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又云周正月辛卯朔遂云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顧氏謂志計行日誤者非也度與渡通詩六月云于三十里毛傳云

師行三十里此漢志所据也詩大明疏引漢志還作逮以漢志上下文求之作逮是也王氏段氏江氏所据大傳皆作還今輯大傳本或作逮因書疏改之爾逮及釋言文史記云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此武王之言史遷采之百家非其實也文選幽通賦注稱應劭引此言為周書且作帝紂非也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此言為史記是也故詩閟宮疏引此言為大誓說蓋說大誓者有此言爾漢人之例說易者或稱為易漢書杜欽傳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此易緯之文也說禮者或稱為禮說文引周禮曰三年一禘此禮緯之文也說書者或稱為書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此古尚書

說之文也。彼以大誓說爲周書。亦其例也。近儒多不察焉。采之爲經。失之矣。馬氏書序言春秋引大誓者。不亦以左傳爲春秋乎。

○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鼗音拊譟音燥慆音滔

前師者。前進之師。蓋師行也。鼗與拊通。謂搏拊也。詳皋陶謨。譟者。軍聲競也。周官大司馬曰。車徒皆譟。蓋鼓以作士氣。鼗以節之。時而譟焉。皆兵灋也。鼗譟。漢書作鼂藻。或曰。言前師鼓行。和而相得。若鼂藻也。鼂得藻則讙呼。蓋譟在其中矣。慆。鄭氏謂喜也。不言前師乃慆者。蒙上文也。前後者。皆前進之師。而行有前後也。歌鬭于天。舞動于地。故言

至于上下也。咸曰者師衆之言也。古者以民爲師。諸侯統之。今皆若此言。則人心皆同矣。孜孜猶孳孳。無怠者孳孳之心無已也。詩言牧野之師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父母謂天子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今曰天將有立者。其時武王未稱王。故也。盤庚之言政曰。鞠人謀人之保居。蓋有政則有居矣。孔氏曰。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讙與歡同

述曰。此自前歌後舞而上。皆大傳有其文。在惟丙午王還師之下。詩大明疏所引者。無鼓字。無曰師乃慆。其餘自孜孜無怠而上。皆其疏稱大誓而引之也。其疏以咸曰爲衆勸武王之辭。周官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慆說

文作搯引周書曰師乃搯蓋大傳於此雖無書曰之稱而實大誓文也自咸曰而下皆詩譜序疏稱大誓而引之也自天將而下詩鴻雁箋稱書曰而引之詩疏稱今大誓文也孔氏之義詩疏釋鄭箋所引文也白虎通引尙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此格作假無曰天地蓋異文也莊十年左傳云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此兵[illegible]所爲以鼓進也王逸天問注云言武王三軍前歌後舞鳧藻讙呼蓋鳧藻者鼓譟之聲轉也藻或作噪非也徒言鳧噪於軍情何有乎後漢書劉陶傳云武旅有鳧藻之士杜詩傳云將帥和睦士卒鳧藻其義也鄭義見大傳注說文云搯說也又云搯者抽刀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搯今詩作抽蓋古通也

說文云。孜孜汲汲也。引周書曰孜孜無怠。史記作孳孳。引
詩者大明文。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
王父母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乃斷弃其先
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
之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遏古逖字。逋百乎反。長丁丈反。弃與棄同。說音悅。共音恭。
史記曰。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
作大誓。告于衆庶。此蓋既渡而誓師也。三正者。三統之正
也。說詳甘誓。蓋毀壞其三統之正。則其事皆失時矣。馬氏
所以謂動逆天地人也。遏。遠也。宗。尊也。牧誓作崇。斷弃者
斷而弃之也。先祖之樂。若湯之大濩及商頌也。史記曰。紂

使師涓作靡靡之樂。怡亦說也。蓋史有重文。漢書引怡作
以。於文尤善焉。維古通惟。共古通恭。勉殆作勸。蓋勸勉也。
收誓曰勖哉夫子。凡言勖者四。史記皆作勉。其以訓詁代
之與。抑古本之異文與。今不遂易者。古本既亡。傳用舊文。
愼之也。夫子。鄭氏謂丈夫之稱。多方之言教告曰至于再。
至于三。今言不可者。謂不可待再三也。其餘詳收誓○謹
案以上逸文十有四條。今列於篇。雖不次之次。然亦頗可
知矣。其史灋善乎。變其文義善乎。達其物象善乎。微其用
兵之狀善乎。說其伐紂之辭善乎。正蓋馬鄭所傳古文而
參諸今文者也。信哉。其爲史之經乎。今幸存者。又有十有
三條。別存逸文之卷。合而觀之。彼僞古文者。其去此逸文

也遠矣。漢書雋脩音捐亦說善乎說之說皆音悅

述曰。此自四方而下至是使皆漢書谷永傳所引文也。其傳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其下遂引此文。顏注謂今文大誓也。漢書五行志所引略同。其餘皆史記所錄大誓文。蓋史記於此節之者。以所錄牧誓有其文也。自乃斷弃而下至怡說婦人。漢書禮樂志所引略同。怡作以。顏注云。今文大誓之辭。是也。蓋馬鄭之注猶有存焉。馬義見史記集解。遏遠。釋詁文。白虎通云。宗尊也。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其義也。呂氏春秋云。武王告諸侯曰。商王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蓋凡事言姑且。言安息者。此細人之情也。禮檀弓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今紂於姑與息之臣則近之也。然經言多罪。豈惟姑與息乎。周官大司樂注云。大濩湯樂也。詩序云。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箋云。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于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此所言師涓者。異乎史記矣。釋詁。怡悅義同。蓋皋陶謨固以祗敬重文也。說與悅通。勖勉。釋詁文。鄭義見史記集解。又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蓋鄭以爲王父之母弟也。今不出之者。以親者莫如紂之母弟。如鄭說則未言之也。

說文云。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詩東山序云。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此其言周公用兵者邪。若夫武王之伐紂也。用兵而民說之。則民歌且舞矣。易兌彖傳云。兌說也。又云。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今讀大誓而觀其用兵。說何如也。史善爲之狀焉。蓋善乎說矣。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